

世界上最经典、最权威、最全面、最值得收藏的侦探故事集

经典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

[英] 柯南·道尔◎著 王海滨◎译



*Sherlock
Holmes*



侦探小说的“圣经”，历经百年，畅销不衰

100多年来风靡全世界，
被译成57种文字，畅销1亿册，
并被翻拍成众多版本的电影、电视剧。

领略福尔摩斯的正义、机智和勇敢，
在匪夷所思的事件、扑朔迷离的案情、心思缜密的推理、惊奇刺激的冒险中
尽享侦探小说的独特魅力！

中国妇女出版社

经典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

[英] 柯南·道尔◎著 王海滨◎译



*Sherlock
Holmes*



中国妇女出版社

CONTENTS

短篇小说

002 | 冒险史

波希米亚丑闻	002
红发会	021
身份案	039
波斯克姆溪谷疑案	052
5个橘核	071
歪唇男人	086
蓝宝石案	107
斑点带子案	124
工程师大拇指案	147
贵族单身汉案	163
绿玉皇冠案	179
铜山毛榉案	198



219 | 归来记

空 屋	219
诺伍德的建筑师	233
跳舞的人	250
孤身骑车人	268
修道院公学	283
黑 彼 得	306
米尔沃顿	322
6座拿破仑半身像	334
3个大学生	349
金边夹鼻眼镜	363
失踪的中卫	379
格兰其庄园	395
第二块血迹	411





冒险史

波希米亚丑闻

1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直都称呼她为“那位女士”，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称呼她别的。那位女士才貌双全，在福尔摩斯心中，她比其他的女人都要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爱琳·亚德勒产生了什么爱情。因为福尔摩斯是一个追求理性、思想古板严谨但又很沉着冷静的人，对于他来说，一切情感尤其是爱情，与他都是不相融的。我觉得，他就像是一架专门用于观察和推理的没有缺陷的机器。但是让他作为一个情人，他就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了。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脉脉含情的话，相反经常用讥笑和嘲讽的口气说话。也许，对于观察家来说，非常赞赏那种温柔的情话，因为它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可是，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理论家来说，这种情感只会分散他的精力，侵扰他周密严谨的性格，使他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如果在他的头脑中掺杂了强烈的个人情感，那么它引起的扰乱，比在精密仪器中放进沙粒，或者高倍放大镜头有裂纹更严重。但是却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已经去世的爱琳·亚德勒，还存留在他模糊的记忆之中。

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和福尔摩斯见面。在我结婚以后，和他来往的次数日益少了。我非常完美的生活和作为家庭主人产生的家庭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是，福尔摩斯放荡不羁，不愿受社会礼仪的约束，因此，他还是住在贝克街原来的房子里，置身于旧书之中。他服用可卡因一个星期，再疯狂地工作一个星期，就处在这样一种由药物引起的昏睡状态和强烈的有着旺盛精力的工作状态互相交替的生活之中。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依旧热衷于研究犯罪行为，用自己超凡的智力才能和观察力去寻找线索、侦破案件，而这些难解之谜则被官方警察认为无法破解。我有时也听到一些关于福尔摩斯的情况，比如说他被请到奥德萨去侦破德利伯夫暗杀案，还有侦破铁林考麦里的艾特金逊兄弟惨案，以及为荷兰皇家完成出色的使命等。关于这些事，我也是和读者一样，只是看报章读来的。除此以外，有关福尔摩斯的其他

情况，我几乎没有耳闻。

一天晚上——1888年3月20日的夜晚，我出诊回来的路上（那时我已经又开始做医生了）正好经过贝克街。当我又一次看到那所房子熟悉的大门时，旧日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在我的心中，经常把它和我追求的东西以及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神秘的事情联系起来。当我走到那个大门时，突然想和福尔摩斯叙叙旧，想知道他目前正在研究什么问题。他的屋子里透出了灯光。我抬头看了看，发现他映在窗帘上的侧影来回走动了两次。他低着头，身材瘦高，两只手背在身后，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我非常熟悉他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对于我来说，就是告诉我他在工作。他肯定是刚从睡梦中起来，正在思考新出现的问题，寻找线索。我按了几下电铃，被领进了一间屋子里，以前这里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福尔摩斯并不是很热情，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可是，我觉得他在看到我时还是非常高兴的。他没有说什么话，但是目光中透露出一种亲切感，他指着那张扶手椅示意我坐下，然后给我扔过来一盒雪茄烟，指了一下角落中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他站在壁炉前面，脸上带着独特的神情瞧着我。

“你很适合结婚，”他开口说，“华生，我想从上次分手以后，你的体重又增加了7磅半。”

“7磅。”我回答说。

“不，我觉得是7磅多。华生，应该是7磅多一些。在我看来，你又开始干医生这行了吧？但是，以前你从没说过，要继续行医。”

“你怎么知道的呢？”

“是我看出来的，也是推断出来的。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你最近经常挨雨淋，而且还雇了一个笨手笨脚的女仆呢？”

“噢，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真是神奇。你如果生在几个世纪以前，肯定会被施予火刑活活烧死。确实，我星期四





去了一次乡下，走着去的，回来的时候让雨淋了。但是，我已经换了衣服，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到那个女仆玛丽·珍，她简直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我妻子已经辞退她了。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推断出来的。”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边笑边搓着他细长的手。

“这非常简单，”他说，“我刚才看到，你的左脚的鞋子被炉火照到的里侧，鞋面上有6道近乎平行的裂纹。这些裂纹说明有人为了去掉粘在鞋跟上的泥，笨手笨脚地顺着鞋跟往下刮泥，造成了这些裂纹。据此，我得到了双重判断。你曾经在下雨天出去过，你鞋上难看的裂纹是伦敦没有经验的女仆造成的。至于说你又重新开始行医，那是因为假如一位先生走进我的房间，他身上有碘酒的气味，右手的食指上有硝酸银的黑色斑点，他的礼帽的右侧鼓起，像是藏过听诊器，你说他如果不是一位医生，又是干什么的呢？”

他如此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推断了出来，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什么事都变得那么简单，而且简单得可笑，仿佛我也能推断出来。虽然在你解释你的推理之前，我对你推理的下一步总是不明白，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的眼力并不比你差。”

“确实是这样，”他点着了一支烟，懒懒散散地半躺在扶手椅上，说：“你只是看，而我是在观察，这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说，你经常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吧？”

“经常走。”

“有多少次了？”

“不少于几百次吧。”

“请问，这个楼梯有多少级？”

“多少级？我不知道。”

“这就对了。因为你只是看，并没有观察。这就是我要说的。你看，我知道楼梯共有17级，因为我观察过了。既然你对一些小问题感兴趣，又经常把我的经验记录下来，估计你可能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一张粉红色的一直放在桌子上的厚便条纸被他递到我面前。“这是最近邮差送来的，”他说，“你大声念一遍。”

这张便条纸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和地址。便条上写着：

某人将于今晚7:45来访，有重要的事情要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为欧洲某一王室效力，功绩卓著，表明阁下足以承办大事。此种传述，广播四方，我等甚知。届时

望勿外出。来访者如戴面具，请勿见怪。

“这倒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我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论据。在我没有足够的事实做依据之前就妄加推测，那就犯了最大的错误。有的人在不自觉中勉强地用事实来适应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适应事实。现在，我只有这张便条，你看看能推断出什么来？”

我仔细地观察这些笔迹和这张便条。

“写这张条子的人可能很有钱，”我说着，竭尽全力地模仿福尔摩斯的推理，“这样的纸半个克朗买不了一叠。纸的质量特别好。”

“特别——就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这根本就不是出自英国，你再向亮处照一下。”

我拿起纸向亮处照了一下，看到纸的纹理中有一个大“E”和一个小“g”、一个“P”和一个“G”，还有一个小“t”交织在一起。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福尔摩斯问。

“不用说，这是制造者的名字，更明确地说，这是他名字的字母。”

“不对，‘G’和小‘t’代表的是‘Gesell—schaft’，意思是德文中的‘公司’，就像我们经常用的缩写词‘CO’一样。这个字母‘P’代表的是‘Papier’，也就是‘纸’的意思。至于这个‘Eg’，咱们查一下《大陆地名词典》，”他说着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很厚的棕色封面的词典，“Eglow, Eglonitz——在这里，Egria。它的意思在德语里是波希米亚，离卡尔斯巴德不太远。‘以华伦斯坦卒于此地而闻名，也以当地的玻璃工厂和造纸厂而著称。’哈哈，华生，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吗？”他有些得意，两只眼睛发出光彩，从嘴里吐出一圈烟雾。

“这纸是波希米亚制造的。”

“完全正确。这张便条是德国人写的。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此种传述，广播四方，我等甚知’，这个句子的结构很特殊。法国人和俄国人是绝不会这么写的，乱用动词的只有德国人。所以，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那位用波希米亚纸写字，还要戴面具来掩盖身份的德国人有什么目的——你听，要是我没听错的话，他已经来了，这下我们就能解开谜团了。”

他正说着，外面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和车轮摩擦路边石头的声音，紧接着就听见门铃响。福尔摩斯高兴地吹了一下口哨。

他说：“听声音好像是两匹马，对，肯定是两匹。”他向外面看了一下，接着



说，“一辆精致的小马车，还有一对漂亮的马，一匹要值150畿尼。华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案子可有钱了。”

“我想我应该走了，福尔摩斯。”

“这是什么话，华生，你就坐在这里。我要是没有了鲍士威尔，就不知该怎么办了。看起来，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如果错过了机会可就太遗憾了。”

“可是你的委托人……”

“不用管他。我也许需要你帮忙，他也应该这样。好了，他来了。你就坐在椅子上，华生，好好地看着我们吧。”

一阵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传来。先是从楼梯上，后来从过道上，一直到我们的门口。紧接着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应声走进来了一个人，他身高在6英尺6英寸左右，宽厚的胸膛，四肢强健有力。他的穿着很华丽，但是他华贵的外表在英国却显得有些庸俗。他穿着双排纽扣的上衣，袖子和上衣前襟开叉处都镶着宽宽的羔皮，肩上披着用猩红色的丝绸做衬里的深蓝色大氅，领口上别着一枚饰针，饰针上镶着一颗火焰形的绿宝石。他脚上穿着一双皮靴，靴筒一直到小腿肚，靴子口处镶着深棕色毛皮。他这一身华丽的打扮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脸上戴着一个面具，黑色，一直遮到颧骨。他刚进屋时，手还摸着面具，看来是刚整理过。从脸的下半部看，他嘴唇很厚而且下垂，下巴又长又直，像是一个有点顽固、个性很强的人。

“你看到我写的便条了吗？”他问，声音有些低沉、沙哑，而且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我写得很明白，我要来拜访你。”他轮番看着我们两个人，不知道该和谁对话。

“你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先生。他以前常帮我破案子。请问，我该怎么称呼您？”

“你可以叫我冯·克拉门伯爵。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想你的朋友也应该是一位值得尊敬而又十分严谨的人，我的要事也可以拜托给他吧。不然的话，我倒很愿意和你一个人谈谈。”

我听到这里，站起来要走，福尔摩斯一把抓住了我，让我又坐回到扶手椅里。

“要谈就和我们两人谈，要不然别谈，”他对客人说，“在我的朋友面前，您想谈什么尽管说。”

那位伯爵耸了一下宽厚的肩膀，说：“那么你们两个必须先保证要保密，只要两年，两年以后就无关紧要了。现在可以说它重要到能影响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

“我绝对保密。”福尔摩斯说。

“我也是。”

“你们不在乎这个面具吧，”那位客人说，“派我来的人不愿意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承认刚才我说的名字是假的。”

“这个我知道。”福尔摩斯冷淡地说。

“情况很紧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件事发展成一个丑闻，免得使欧洲一个王族受到伤害。直接跟你们说，这件事会影响到欧姆斯坦家族——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

“这个我也知道。”福尔摩斯说着坐到了扶手椅里，闭上了眼睛。

在来拜访的这个人心中，福尔摩斯是全欧洲分析问题最透彻、思考问题最严密的侦探，也是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侦探。但是，现在他这种懒洋洋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不禁使来访者为之一惊。福尔摩斯慢慢地睁开眼睛，不耐烦地看着那位来访者。

他说：“假如陛下肯屈尊说明一下整个案情，我会更好地为您服务。”

这个人听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接下来，他近乎绝望地扯下了脸上的面具，扔在了地上。

他喊道：“你说对了，我就是国王，我没有必要隐瞒。”

“嗯，真的吗？”福尔摩斯说，“陛下开口之前，我就知道与我说话的是卡士尔-费尔斯坦大公、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威廉·哥德来西·西吉士蒙得·冯·欧姆斯坦。”

“可是你应该理解我，”这位奇怪的客人又坐了下来，手摸了一下又高又白的额头说，“你应该知道我不习惯于亲自办理这种事。可是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假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侦探，就已经打算信任他。我从布拉格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

“那就请你说吧。”福尔摩斯说着，又闭上了眼睛。

“事情大致上是这样的：5年前，我到华沙长期访问期间，与一位鼎鼎有名的女冒险家相识了，她就是爱琳·亚德勒。我想你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吧？”

“医生，请在我的资料索引中查查爱琳·亚德勒，”福尔摩斯连眼睛都没睁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③

一下说。这些年来，他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把很多人和事的材料贴上标签备案，以便查找。所以，要想找到一个他不能提供材料的人或事，那是很难的。我一会儿就找到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备案材料。它夹在了犹太法学博士和写过一篇有关深海鱼类论文的参谋官这两份材料之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1858年生于新泽西州。女低音、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帝国歌剧院首席女歌手——退出了歌剧舞台——对了！她住在伦敦——好！根据我了解，陛下和这个女人有关系。您曾给她写过几封使自己受连累的信，现在急着想要回来。”

“完全正确。可是，怎么才能……”

“你和她秘密结过婚吗？”

“没有。”

“有法律文件或证明吗？”

“没有。”

“这我可就不懂了，陛下。如果她想用那些信来讹诈你，或者有别的目的，她怎么证明那些不是伪造的呢？”

“上面有我写的字。”

“呸！伪造的。”

“那是我的私人信件。”

“偷来的。”

“有我自己的印鉴。”

“伪造的。”

“有我的照片。”

“买的。”

“我们两个都在那张照片里。”

“啊？这可不好办了。陛下，您的生活也太不检点了。”

“我那时可真糊涂——精神有问题。”

“这已经对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个王储，太年轻了。我现在才30岁。”

“这么说，必须把照片收回来。”

“我已经试过了，没有成功。”

“您可以出钱买下那张照片。”

“她肯定不卖。”

“那么只好偷了。”

“我已经试过5次了。有两次派两个小偷去搜她的房间。还有一次趁她旅行时调换了她的行李。而且还在路上拦路抢劫两次。可是，什么也没得到。”

“难道那张照片一点影都没有了？”

“一点儿也没有。”

福尔摩斯笑着说：“这不过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国王有些生气地说：“可是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十分重要。确实是这样。那么她想用这张照片干什么呢？”

“把我毁掉。”

“怎么毁掉？”

“我就要结婚了。”

“我知道了。”

“我要和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公主克罗蒂尔德·罗德曼·冯·札克思迈宁根结婚。你可能听说过他们清规很严格吧？她自己就是一个很细心、敏锐的一个人。如果她怀疑我的行为有问题，那么婚事就完了。”

“那么，爱琳·亚德勒呢？”

“她威胁我要把照片送给他们，我知道她会那样做的，她一向说到做到。你对她不了解，她的个性很强。她既有完美无缺的女人的容貌，又有男人般坚强的心。只要我和别的女人结婚，她无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您敢肯定那张照片还在她手里吗？”

“我敢肯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过，要把照片在婚约公布的那一天送出去，也就是下个星期一。”

“啊，还有3天时间呢，”福尔摩斯不着急地打着哈欠说，“这太好了，正好我最近还有一两件重要的事要调查。当然，这段时间您要住在伦敦了。”

“是的，你可以到伦敦海姆旅馆找我。我用的是冯·克拉门伯爵的名字。”

“我会写信告诉您我们的进展情况。”

“这样不好。我非常迫切地想知道。”

“那么，酬劳呢？”

“全都按你的意思办。”



“没有什么条件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为了拿回那张照片，我可以给你我领土中的一个省。”

“目前的费用呢？”

国王从他的大氅下面拿出一个羚羊皮袋，看起来很重。他把它放在桌子上。

“这里面有300英镑金币和700英镑钞票。”他说。

福尔摩斯在他的笔记本上快速地写了一张收条，然后撕下来递给他。

“那位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问。

“圣约翰伍德，塞彭泰恩大街，布里翁尼府第。”

福尔摩斯把地址记了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他说，“照片是6英寸的吗？”

“是的。”

“好了，再见吧，陛下。我相信不久就会有好运来临的。再见了，华生，”他接着对我说，那时候，皇家的马车已经走远了。“我想让你明天下午3点钟来。”

2

第二天下午3点钟整，我去了贝克街，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听房东太太说，他早晨8点多一点就出去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壁炉旁坐下，耐心地等他回来，因为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件案子没有我记录过的那两件案子那么残忍和不可想象，但是，案子本身的性质和其委托人的身份地位，却使它带上了独特的色彩。确实，除了这件案子的性质以外，福尔摩斯敏锐的观察力和严密的推理，以及他那种解决难题的快速而精细的方法，非常值得我去研究，并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他总是能取得成功，这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就从没想过有一天他可能失败。

4点钟左右，屋门开了，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走了进来。他红红的脸，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尽管我已经习惯了福尔摩斯惊人的化装术，但还要仔细辨认才确定是他。他向我点了一下头然后进了卧室。不过5分钟，他就又风度翩翩地走了出来，像平时一样穿着花呢衣服。他手插在口袋里，在壁炉前伸展开双腿，尽情地大笑了起来。

“噢，这是真的吗？”他嘴里喊着，突然被呛了一下，接着又笑了起来，一直到他笑得四肢无力地躺在椅子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我上午都干了什么，或者忙出了什么结果。”

“我猜不出来。可能你在观察爱琳·亚德勒小姐的生活习惯，或许你仔细观察了她的房子。”

“完全正确，可是结果却很不一样。我愿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今天早晨8点多一点我离开这里，装扮成一个失业的马车夫。在那些马车夫中间有着一一种美好的互相同情、互相理解的感情。假如你是一个马车夫，就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我很快找到了布里翁尼府第。那是一幢别致的小别墅，后面有一个花园。这幢楼有两层，正对着马路，门上拴着洽伯锁。右面是宽敞明亮的客厅，里面装修得非常华丽，窗户很长，快要落到了地面，那些窗门连小孩都能打开。除了从马车房的房顶就能够着隔壁的窗户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了。我仔细观察了别墅的四周，没有发现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事。

“接着，我又沿着街道走，不出我所料，在靠着花园墙的小巷里，我发现了一排马房。我帮着那些马车夫梳洗马匹，他们给了我两个便士、一杯混合酒、两烟斗的板烟丝作为报酬，并且说了很多关于亚德勒小姐的事情。除了她以外，他们还说了附近的六七个人的许多事，因为我不感兴趣，所以没仔细听，可是不得不听着。”

“爱琳·亚德勒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啊，那一带所有的男人都被她的美丽迷倒了。她是世界上最俏丽的美人了。在塞彭泰恩大街的马房，无论谁都这么说。她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唱。每天她早晨5点钟出去，晚上7点钟回家吃饭。她除了演唱以外，平时很少出门。她只跟一个男人来往，而且关系亲密。那个男人皮肤黝黑，长得很英俊，有活力。他每天至少来看她一次，平时都是两次。他是住在坦普尔的戈弗雷·诺顿先生。你知道作为一个心腹车夫的好处吗？这些车夫经常为他赶车，从塞彭泰恩大街送他回家，关于他的事知道得很多。我听完他们所说的以后，就又在布里翁尼府第附近徘徊，考虑我下面如何行动。

“这个戈弗雷·诺顿很关键。他是一位律师，这有些不利。他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经常去看她。她是他的委托人？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情妇？假如她是他的委托人，那么那张照片交给他了。要是他的情妇，那照片就不会给他。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知道是继续调查布里翁尼府第，还是调查那位先生在坦普尔的住处。这一点我应该十分小心地对待，而且扩大了我的调查范围。我非常担心这



些小事会使你不耐烦，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假如你了解这件事。”

“我正认真听着呢。”我说。

“我心里正琢磨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辆双轮马车到了布里翁尼府第，到了门前，有一位绅士从车里跳了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男士，皮肤黑黑的，鹰钩鼻子，留着小胡子，看起来就是我听说的的那个人。他好像特别着急，大声地让车夫在门外等他。他从给他开门的女仆面前擦身而过，显示出没有拘束的样子。

“他在屋子里停留了半个多小时。我通过客厅的窗户恍恍惚惚地看见他在里面来回地走，高兴地挥动着胳膊在谈论着什么。但是，我没有见到那个女人。一会儿，他出来了，看样子比刚才还着急。他上马车的时候，看了看他的金表，急切地喊道：‘快，赶快，先到摄政街哥路士·汗基旅馆，再到埃奇韦尔路圣摩尼卡教堂。要是你能在20分钟以内赶到，我付给你半个基尼。’

“他们一会儿就不见踪迹了。我正在想该不该追赶他的时候，突然从小巷里又来了一辆十分精致的四轮马车。那位车夫上衣扣子只系了一半，领带歪在了一边，马匹的挽具上所有的金属箍头都从带扣中突出来。马车还没停稳，一个女人就从门里面跑了出来，一头钻进了车厢里。我就在那一刹那看到了她一眼，她确实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那完美无瑕的容貌足以使男人倾倒。

“‘约翰，去圣摩尼卡教堂，’她大声说，‘要是你能在20分钟以内赶到，我就赏给你半英镑金币。’

“华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正权衡着是应该追上他们，还是应该攀在车后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出租马车从这里经过。车夫对那可怜的车费想了又想。可是，我在他表示不干之前一下跳进了车里。‘圣摩尼卡教堂，’我说，‘如果你能在20分钟之内赶到那里，我给你半英镑金币。’当时是11点35分，下面要发生什么事，我心里很清楚。

“马车夫赶得很快，我有生以来从来没坐过这么快的车，可是，那两辆马车还是比我们先到了教堂。当我们到的时候，那辆出租马车和四轮马车早就停在了那里，拉车的马正在呼呼地喘着粗气。我付了车钱，急急忙忙地走进了教堂。教堂里只有3个人，两个是刚才我追的人，另外一个身穿白色法衣的牧师，他好像正在劝告他们什么。他们三个围站在圣坛前，而我就像一个流浪汉偶尔流浪到教堂里一样。我正顺着教堂的通道向前走，突然站着的3个人都转过头看着我，我被他们的举动吓了一跳。戈弗雷·诺顿急忙向我跑来。

“‘真是谢天谢地！’他大声喊道，‘有你来了就好了。快来！快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快来，老兄，只耽误你3分钟就行了，要不然我们就不合法了。’”

“我被他拖上了圣坛。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时，就对他在耳边的话语作出了答复，为我不了解的事情做了证。总之就是帮助未婚的女子爱琳·亚德勒和单身男子戈弗雷·诺顿结合在一起。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一瞬间完成了。接下来是男子对我表示感谢，然后是女子对我致谢，牧师站在那里朝我微笑。我被这场面搞糊涂了，还从来没碰到过这么荒唐的事。刚才我想起来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两人想结婚，又不太合乎法律要求，牧师在他们没有证人的情况下，不为他们证婚，幸亏我出现了为他们解了围，免得新郎到大街上去找证人。新娘高兴得赏给我一英镑金币，我想把它系在表链上，做一个纪念。”

“这确实是出乎意料，”我说，“那么，后来又怎么样了？”

“唉，我觉得我的计划受到了阻碍。他们两个人极有可能立即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们在教堂门口分了手，男的坐车回了坦普尔，女的回到了她住的地方。‘和以前一样，我5点坐车去公园。’她临别时对他说，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各自都回去了，我也离开那里另做打算。”

“你打算怎么办？”

“一些卤牛肉和一杯啤酒，”他按了一下电铃说，“我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晚上也许会更忙。对了，大夫，今晚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非常愿意。”

“你不怕违法吗？”

“不。”

“也不怕万一被捕吗？”

“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我不害怕。”

“对，这目标太崇高了。”

“那么，我就是你需要的人了。”

“我以前就觉得你可以信赖。”

“下面你想怎么办？”

“哈德森太太一端来饭，我就对你说。不过现在，”他饥渴地看着房东太太端来的简单食物，说，“我必须边吃边跟你说，因为我剩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已经快5点了，我们必须在7点以前赶到行动地点。爱琳小姐，不，是诺顿太太，要在7点回